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第十五冊

東漢 蔡中郎



論

明堂月令論

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央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皆曰太廟謹承天順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

之勞。起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穉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明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翼之。政教之所由生。變化之所由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向明。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雝。異名

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淸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淸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淸廟論之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淸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

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

學。暮入西學。太學在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反問於相。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
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
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
之禮參相發明爲學四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
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
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
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言教學始之於養老由
東方歲始也又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習
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

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聚焉。故稱詔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雝、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

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禮記盛德篇曰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此水名曰辟雝、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於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雝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

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雝太學事通文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也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

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以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也。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法具備、各從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瀆之義故以明堂冠月

令自天地定位有其象。聖帝明君。世有紹襲。蓋以裁成大業。非一代之事也。易正月之卦曰泰其經曰王用享於帝吉孟春令曰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日立春、日月俱起於泰、建宮室制度、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堯典曰、乃令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易曰、不利爲寇、利用禦寇、令曰、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書曰、歲二月、同律度

量衡中春令曰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凡此合於大歷唐政其類不可盡稱戴禮夏小正傳曰陰陽生物之後王事之次則夏之月令也殷人無文及周而備文義所說傳衍深遠宜周公之所著也官號職司與周官合周書七十二篇而月令第五十三古者諸侯朝正於天子受月令以歸而藏諸廟中天子藏之於明堂每月告朔朝廟出而行之周室既衰諸侯怠於禮魯文公廢告朔而朝仲尼譏之經曰閏月不告朔猶

朝於廟刺舍大禮而猶小儀也自是告朔遂闕而徒用其羊子貢非廢其令而請去之仲尼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庶明王復興君人者昭而明之稽而用之耳無逆聽令無逆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和年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至矣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以取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

正交論

聞之前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而正人無有淫
朋是以古之交者其義敦以正其誓信以固逮
夫周德始衰頌聲既寢伐木有鳥鳴之刺谷風
有棄予之怨自此以降彌以陵遲或闕其始終
或彊其比周是以搢紳患其然而論者諄諄如
也疾淺薄而懷攜貳者有之惡朋黨而絕交遊
者有之其論交也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
人爭去之是以君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
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

矣。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去。見其所以始。則觀其所以終。彼貞士者貧賤不待夫富貴。富貴不驕乎貧賤。故可貴也。蓋朋友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義則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故君子不爲可棄之行不患人之遺已也信有可歸之德不病人之遠已也不幸或然。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莫之致也。子夏之門人問交

於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然則以交誨也。商也寬故告之以拒人師也褊故誨之以容衆各從其行而矯之至於仲尼之正敎。則汎愛衆而親仁。故非善不喜。非仁不親。交游以方。會友以文。可無貶也。穀梁赤曰心志旣通。名譽不聞。友之罪也。今將患其流而塞其源病其末而刈其本無乃未若擇其正而黜其邪與與其彼農皆黍而獨稷焉。夫黍亦神農之嘉穀。與稷並爲粢盛也。使交可廢則黍其愆矣括二論而言之

則刺薄者博而洽。斷交者貞而孤。孤有羔羊之節與其不獲已而矯時也走將從夫孤焉

銘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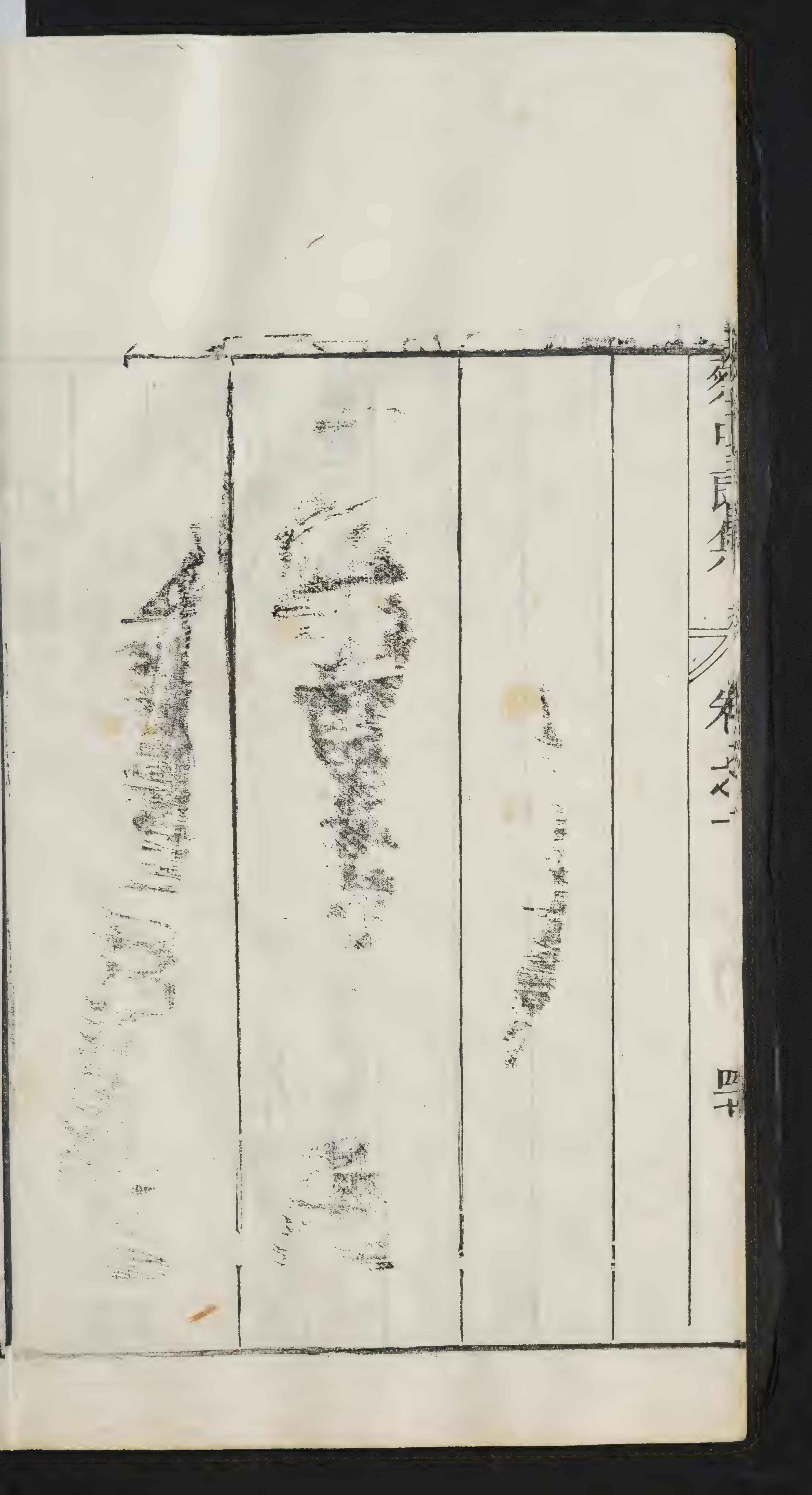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若黃帝有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誡。殷湯有甘誓之勒。毚鼎有丕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几楹杖之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以慎。亦所以勸導人主。勗於令德者也。呂

尚作周太師。封於齊。其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計功者也。有宋大夫正考父。三命滋益恭而莫侮。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乎鼎。晉魏顆獲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鐘。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也。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

桓彬論

彬麟之子少與蔡邕齊名仕尚書郎厲志操以忤宦黨免官卒邕等共論序其志乃樹碑而頌焉

彬有過人者四夙智早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窊絜操也



議

諫伐鮮卑議

熹平六年夏護烏桓校尉育上言鮮卑犯諸郡自春三十餘發請徵諸郡兵擊之一冬春足以埽滅時故護羌校尉田晏以他論刑被原行賄王甫求爲將詔書遂用爲破鮮卑中郎將使匈奴中郎將以下與育晏三道並出大臣多以爲不便召百官議中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宣王命南仲吉甫攘獫狁威蠻荆漢有衛霍闐顔瀚海竇憲燕然之事征討之作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自漢興以來

匈奴常爲邊害而未聞鮮卑之事昔謀臣竭精武夫戮力而所見常異其設不戰之計守禦之因者皆社稷之臣永久之策也孝武皇帝因文景之畜用度饒衍南伐越北伐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兵出數十年帑藏空竭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酤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及盜賊羣起關東紛然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然後僅得甯息既而覺悟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

未有不悔者也、夫世宗神武、將卒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而猶有悔。況無彼時地利人財之備。而欲輕動。此其不可一也。鮮卑種衆新盛。自匈奴北遁以來。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彌地千里。意智益生。才力勁健。加以禁網漏洩。善金良鐵。出者莫察。漢人逋逃。爲其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經營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欲以三年之期。專勝必克。育晏策慮。未能過熲。鮮卑種衆。又不弱於西羌也。乃欲張

設近期誘戲朝廷三年不成必迫於害禍結兵連不得中休轉運糧饟不可勝給天無豐歲官見殫財民人流移於四方不能還其骸骨以此時與議橫發一發不已必至再三諸夏之內弱者伏尸強者作寇邊鄙之患手足之疥瘙也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其不可二也育云自春以來三十餘發方今郡縣盜賊劫摽人財攻犯官民日月有之冠帶之圻吏調政密猶不能絕況此醜虜羣類抵冒心不愛仁膽不畏威而可

使斷無盜竊。昔者高祖乃忍平城之恥。呂后甘棄嫚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是其不可三也。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其外則介之夷狄。其内則任之良吏。後嗣遵業。愼奉所遺。苟無蹙國内侮之患。豈與蟲螘之虜。較往來之數哉。乃欲越幕踰域。度塞出攻。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破之不可殄盡。而本朝必爲之旰食。四海必爲之焦枯。其不可四也。夫煎盡府帑之蓄。以恣輕事之人。專

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是其不可五也。按育一戰。所獲不如所失。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之羞。威化不行。則欲伐之。狐疑避難。則守爲長。宜通乎時變。且憂萬人饑餓。與蠻夷之不討。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避不遜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

議動兵、非但勞人。凶年隨之。其罷敝有不可勝言者。此先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患。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以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臣愚以爲宜止征伐之計。令諸營甲士循行塞垣。屯守衝要。以堅牢不動爲務。若乃守邊之術。李牧開其原。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臣邕愚戇、議不足采、臣邕頓首頓首、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玁狁蠻荆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

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彊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旣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金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彊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於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

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内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内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螘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

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或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爲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
帝之規臣曰可矣

歷數議

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歷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爲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爲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邪詔書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眞以羣臣會司徒府議太尉耽等

以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勿治罪、

歷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以承秦歷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歷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以庚申爲非、甲寅爲是。按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

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歷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亶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歷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人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

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歷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蔀之二十三歲竟己酉戊子及丁卯蔀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

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歷序獲麟漢相去四蔀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應。當今歷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以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歷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以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以

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歷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以爲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搆、而

光晃以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歷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

劉昭曰

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宗廟迭毀議

漢承亡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位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皇帝皆以功德茂盛尊崇廟稱孝文曰太宗孝武曰世宗孝宣曰中宗時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議欲出世宗至孝成帝議猶不定太僕

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謂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若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聖德聰明、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海內賴祉、廟稱肅宗、皆方前世、得禮之宜。自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已。臣下懦弱。莫能執夏侯之直。故遂衍溢無有方限今聖朝尊古復禮、以求厥中、誠合事宜、禮傳封儀、自

依家法，今不知國家舊有宗儀，聖主賢臣所共創定，欲就六廟黜損所宗，違先帝舊章，未可施行。臣謹按禮制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九，故以元帝爲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遹，亦不敢毁。元帝於今朝九世，以七廟言之，則非所宗。八月報酬，可出元帝主。比惠景昭成哀平帝，五年一致祭。孝章皇帝、孝桓皇帝親在三昭，孝和皇帝、孝順皇帝、孝靈皇帝親在三穆，廟親未盡，四時常陳。孝

明以下。穆宗敬宗恭宗之號。皆宜省去。以遵先典。殊異祖宗。不可參並之義。今又總就一堂。崇約尚省。不復改作。惟主及几筵。應改而已。正數世之所闕、爲無窮之常典、稽禮制之舊則、合神明之歡心、臣愚戇議不足採、臣邕頓首頓首

答齋議

詔召尚書問立春當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馮方毆殺指揮使於尚書西祠、可齋否、得無不宜、具對、

議郎臣蔡邕博士任敏死罪對。按禮上帝之祠。無所爲廢齋者。所以致齋不敢渙散其意。宮室至大。指使至微。不在齋潔之處。元和詔禮無免齋宜以自潔靜交神明。本無嫌閒。祠室又寬。可齋無疑。詩云。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夫齋以恭奉明祀。文王所以懷福。無有不宜。臣邕敏愚戇死罪。

和熹鄧后謚議

孝和鄧皇后崩。羣臣謀謚。於是尚書陳忠上言。

以爲鄉黨叙孔子。威儀俯仰無所遺。彤管記君王。纎微大小無不舉。是以德著圖籍。名垂於後。伏惟大行皇后規乾則坤。兼包日月。厥初作合。允有休烈。貫魚之次。加於小媵。中饋之叙。昭於帷幄。遭家不造。三元之厄。孝殤幼冲。國祚中絶。海内紛然。羣臣累息。加以洪流爲災。札荒爲害。西戎蠢動。武威侵侮。幷涼猾夏作寇。振驚渤碣。家有採薇之思。人懷殿吚之聲。皇太后叅圖考表。求人之瘼。度越平原。建立聖主。垂疇咨之問。

遵六事之求。勞謙克躬。菲薄爲務。是以尚官損服。衣不粲英。饔人徹羞。膳不過擇。黃門闕樂。魚龍不作。織室絕伎。纂組不經。尚方抑巧。雕鏤不爲。離宮罕幸。儲峙不施。遐方斷篚。侏離不貢。罷出宮妾。免遣宗室。沒入者六百餘人。以紓鬱滯。奉率舊禮。交饗祖廟。以展孝子承歡之敬。蠲正憲法六千餘事。以順漢氏三百之期。經藝乖舛。恐史闕文。命衆儒考校東觀閣。學博士一缺。廣選十人。何有伐檀。茅茹不拔。屢舉方直。顯擢孝

子。遵忠孝之紀。啓大臣喪親之哀。疾貪吏受取爲姦。糾增舊科之罰。惡長吏虛僞錮之十年。追崇世祖功臣。國土或有斷絕。封植遺苗。以奉其祀。爵高蘭諸國肖子。以紹三王之後。事不稽古。不以爲政。政不惠和。不圖於策。猶不自專。傳謀遠暨允求厥中。刑之所加。不阿近戚。賞之所及不遺側陋。終朝反側。明發不寢。徒以百姓爲憂。不以天下爲樂。聖誠著於禁闥。而德教被於萬國。故自昏墊迄於康乂。叛虜蜂集。賊害邊陲。示

元之世。以爲遺誅。今畏服威靈。稽顙郎斃。徼外絕國。慕義重譯。來獻其琛。史官咸賀。請作主頌。却而不聽。郡國咸上瑞應。寢而不宣。允恭抑損。密勿在勤。遭疾不豫。垂念臣子。御輦在殿。顧命羣司。流恩布澤。大赦天下。有始有卒。同符先聖。昔書契所載。虞帝二妃。夏后塗山。高陽有莘。姬氏任母。徒以正身率內。思媚周京。爲高未有如大行皇后勤精勞思。篤繼國之祚。正三元之衡。康百六之會。消無妄之運者也。功德巍巍。誠不

可及漢世后氏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謚。高下優劣。混而爲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居曰熹。帝后謚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謚爲和熹皇后。上稽典訓之正。下協先帝之稱

朱公叔謚議

漢益州刺史南陽朱公叔卒。門人陳季珪等議所謚。云宜曰忠文子。陳留蔡邕議曰

昔在聖人之制謚也。將以勸善彰惡。俾民興行

賢愚臧否依事從實雖文武之美幽厲之穢固
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於列國大夫皆用配號
傳於無窮秦以世言謚而黜其事漢興以來惟
天子與五等之爵然後有之公卿大臣其禮闕
焉歷世彌久莫之或脩益州府君貫綜典術率
由舊章始與諸儒考禮定議加陳留府君以益
州之謚是後覽之者亦無間焉今子亶纂襲前
業不忘遺則孝既至矣禮實宜之謹覽陳生之
議思忠文之意參之羣典稽之謚法夫萬類莫

貴乎人百行莫美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統教以忠德然則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猶有三焉孔子曰進思盡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爲人謀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勿誨乎謀誨之忠也春秋左傳曰小大之獄必以情情忠之屬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撫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則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沒身忠言不輟乎只忠謀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諫文章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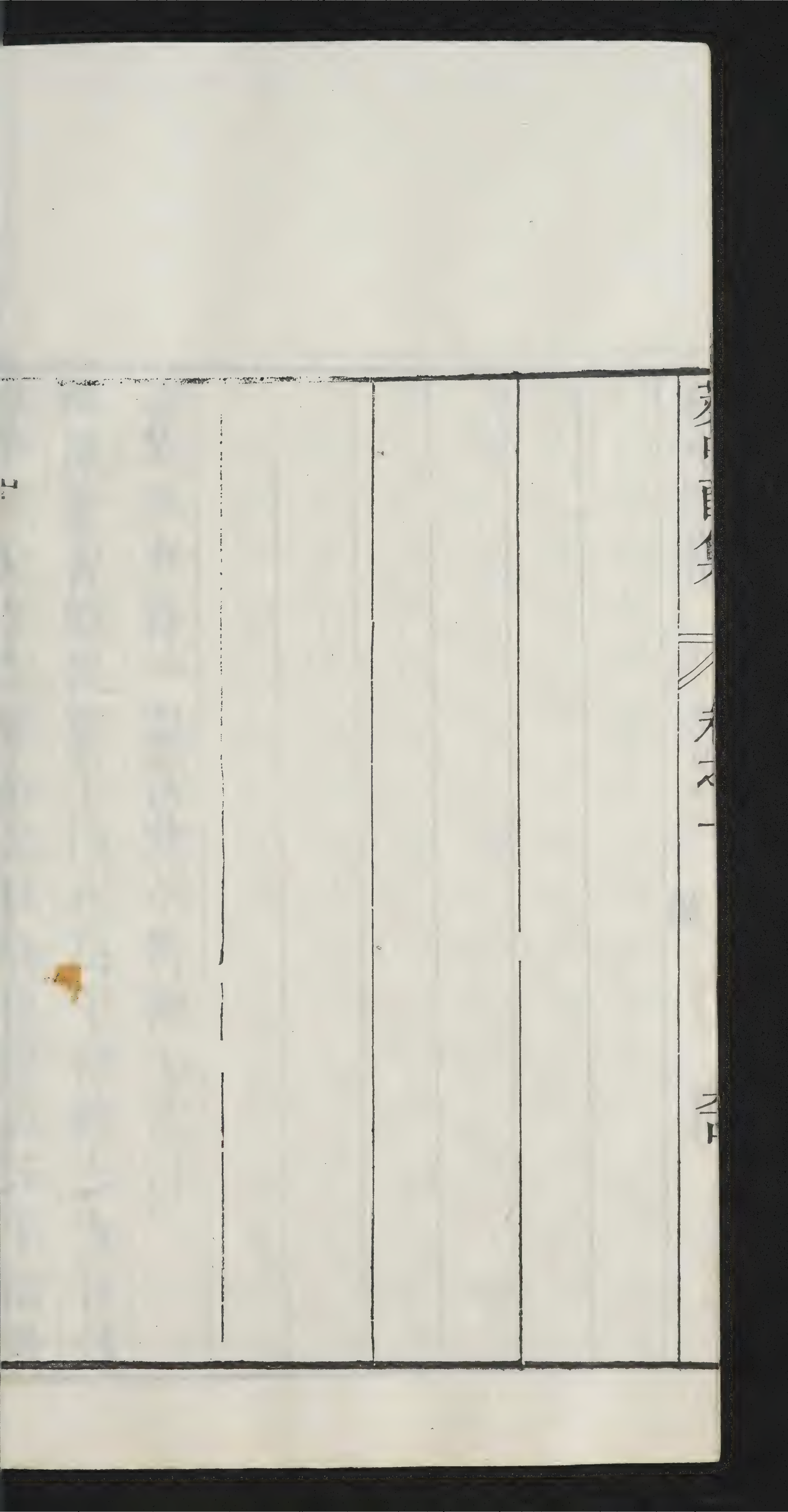
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導出自一心疑不我聽者果有蹟覆不測之禍謀誨忠矣爰牧冀州時值凶荒勞心苦思勤恤度事誅斃貪暴糾戢貴黨雖則強禦當官能行夫豈濫刑將有利也發墓盜柩議而不罪夫豈漏姦察以情也撫下忠矣位在牧伯職據納言秉權食祿實有年數而居無畜好財貨不益舊糲食布衾緊謂之精麗者昔魯季孫行父卒宰庀家器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而謚曰文子。春秋外傳曰、忠文之實也、然則文忠之彰也。忠以爲實、文以彰之。事通議合。兩名一致。是貞儉之稱文也。邾子蘧篨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與焉、於是遷而遂卒、謚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稱文也。衛大夫孔圉謚曰文子、子貢疑焉、惟敏而好學、不恥下問、仲尼與之、是勤學好問之稱文也。府君所在、屢以忤違、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後三黜、一羅疾廢。於身危

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師猶復宗事趙叟宗有攸
尊能下問矣有一於此猶可以稱況乃忠兼三
義文備三德於古志不悖而謚法亦曰宜矣本
議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謚者魯之季文子
孟懿子衛之孫文子公叔文子皆諸侯之臣也
至於王室之卿大夫其尊與諸侯並故以公配
春秋曰劉卷卒葬劉文公公羊傳曰劉卷者何
天子大夫也經又曰王子虎卒左傳曰王叔文
公卒而如同盟禮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稱公禮

與同盟諸侯敵體故也。又禮緣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雖侯伯子男之臣。自稱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異國之人稱之皆然。是以邾子許男稱公以葬。春秋之正義也。以例言之。則府君王室亞卿也。有王叔劉氏之比。以臣子之辭言之。則有邾許稱公之文。雖無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猶可。若稱子則降等多矣。懼禮廢日久。將詭時聽。周有仲山甫伯陽嘉父。優老之稱也。宋有正考父。魯有尼父。配謚之稱也。春秋曰孔父子

臣伯某父亡之稱也。父雖非爵號。與天子諸侯
咸用優賢禮同順乎門人臣子所稱之宜。可於
公父之中。擇一處焉使不得稱子而已。



對問

答詔問災異八事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詔書尺一、召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蔡邕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署門內南辟幃中、爲都座、漏未盡三刻、中常侍育陽侯曹節冠軍侯王甫從東省出就都座東面、十門劉寵龐訓北面、賜南面、日磾華邕颺西面、受詔書各一通、尺一木板草書、兩常侍又諭 旨、朝廷以災異憂懼、

特旨密問政事所變改施行、務令分明、賜等稱
臣、再拜受詔書、起就坐、五人各一處給筆硯爲
對臣學識淺薄、心慮愚暗、不足以答聖問、情衷
變易、怔營怖悸、謹列狀上、臣邕頓首頓首、
詔問去月二十九日有黑氣墮溫明殿東庭中、
黑如車蓋、降氣奮勢、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形
狀似龍、似虹蜺、邕對虹著於天、而降施於庭、以
臣所聞則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尾足者、不得
稱龍、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

出后妃陰脅主。又曰。五色蜺迭至。照於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蜺者斗之精氣也。失度投蜺見態。主惑於毀譽。合讖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奮臣無忠政。變不虛生。占不虛言。意者陛下樞機之內。衽席之上。獨有以色見進。陵尊踰制以招變象。若羣臣有所毀譽。聖意低回。未知誰是。兵戎不息。威權浸移。忠言不聞。則虹蜺所生也。抑內寵。任中正。決毀譽。分直邪。各得其所。勤守衛。整武備。威權之機。不以假人。則其救也。易

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是以明王尤務焉、

詔問正月三日有白衣入德陽殿門、辭稱伯夏教我上殿、與中黄門桓賢晤言相往來、不得入遂亡去、不知姓名、臣聞凡人爲怪。皆皇極道失。下或謀上、故其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則有下謀上之病、孝成綏和二年八月男子王褒衣小冠帶劒入北司馬殿東門、上殿入室、解帷組佩之、招前殿署王業等曰、天帝命我居此、業收

緫考問褒故公車卒病狂不自知入宮乃下獄

死是時王莽爲司馬遂爲篡亂亦卒誅臣竊思

之與綏和時相似而有異被服既不同來入雲

龍門而稱伯夏教入殿裏與桓賢言伯夏即故

大將軍梁商商子冀冀子不疑等皆以罪受戮

殘餘非天所祐以往況今將狂狡之人爲王氏

之禍未至殿省而覺亡不久伏誅夫誠仰見上

帝之厚德也潛潭巴曰有人走入宮不知其名

大水爲戒天子驚羣陰太隆羣下並湊强盛也

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經曰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

詔問南宮侍中寺雌鷄欲化爲雄、尾身毛已似雄、頭尚未變、臣聞凡鷄爲怪。皆貌之失也。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時卽有雞禍孝宣黃龍元年、未央宮輅軨中雌雞化爲雄、不鳴無距、是時元帝初卽位、將立妃王氏爲后、至初元元年、丞相史家雌雞化爲雄距而鳴、是歲封后父禁爲

平陽侯、而后正位、王氏之寵始盛、哀帝晏駕、后攝政、王莽以后兄子爲大司馬、由是爲亂、昔武王伐紂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傳曰、婦人專政國不靜、牝雞雄鳴主不榮、夫牝雞但雄鳴。尚有索家不榮之名。況乃陰陽易體。名實變改此誠大異。臣竊以意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今雞身已變。未至於頭。而聖主知之。訪問其故。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誠無所及。頭冠或成。即爲患災。敬慎威儀動作之容。

斷娶御改輿政之原。則其救也。夫以匹夫顏氏之子。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詔問踐祚以來。災眚屢見。頃歲月蝕地動。風雨不時。疫癘流行。勁風折樹。河洛盛溢。臣聞陽微則蝕。陰盛則震。思亂則風。貌失則雨。視闇則疾癘流行。簡宗廟則水不潤下。川流滿溢。明君正上下。抑陰尊陽。修五事於聖躬。致精慮於供御。則其救也。

詔問星辰錯謬臣竊見熒惑變色入太微西門太白正晝而見臣聞熒惑示變王當精明其德而有休慶之色太白當晝而見是陰陽爭明強國弱弱國強皆有失政又失道而見是爲嬴長侯王不榮熒惑主禮太白主兵謹禮事治兵政審察中外之言申明守禦之令以杜漸防萌則其救也昔宋景公小國諸侯三有德言而熒惑爲之退舍

詔問蝗蟲冬出臣聞易傳曰大作不時天降災

厥咎蝗蟲來。河圖秘徵篇曰。帝貪則政暴。吏酷則誅深。而蝗蟲出。息不急之作。省賦斂之費。進清仁。黜貪虐。分損承安。屈省別藏。以贍國用。則其救也。易曰。得臣無家。言有天下者。何私家之有。

詔問平城門及武庫屋各損壞。臣愚以爲平城門。正陽之門。郊祀法駕所從出。門之最尊者也。武庫禁兵所藏。國家之本兵也。變此二處。異於凡屋。易傳曰。小人在位。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內

崩。潛潭巴曰。出宮庭自墮諸侯強陵主。易傳曰。一柱泥故法棄其咎宮室傾圮。小人在顯位者黜之。以尊上整下。去暴悖之愆。抑諸侯強凌主之漸。率由舊章。以變柱泥棄法之咎。則其救也。洪範傳曰。六沴作見。若時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彰於下

又特詔問朝廷焦心聞災恐懼。每訪羣公卿士皆各括囊迷國。莫肯建忠規闕。以邕博學深奥。退食在公。故特密問宜披演所懷。指陳政要所

先後、勿有依違顧忌、以經術分別、皂囊封上、勿漏所聞、臣邕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變異、德音懇誠、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顧患避害、復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邕頓首死罪、伏思諸異各應。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赤帝之精。輔或未衰。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因以感覺。則危可爲安。凶可作吉。假使大運已移。豈有譴告哉。春秋魯定哀公之時。周德已絕。故數十

年無有日蝕此人爲天所棄故也至於今者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紛降目前欲使陛下豁然大悟可謂至切矣幸陛下深問臣敢不盡情以對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即祚以來宮中無地逸竄而乳母趙嬈貴重赫赫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邱墓踰越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大爲奸禍盜竊寵權藏晦惑之罪事必積浸然後成形虹蜺集庭雌雞變化豈不謂

是令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論者疑太尉張顥爲王所進暗昧已成非外臣所能審處如誠有之近者不治無以正遠傾邪在官當有所懲光祿勳姓璋所在尤貪濁九列之中豈宜有此牧守數十選代旣不盡由本朝反有異輩無以示四方聖意勤勤欲清流蕩濁扶正黜邪不得但以州郡無課而已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其貴已足其富已

優當以見災之故爲陛下先羣臣引退以解易傳所載小人在位之咎伏見廷尉郭禧敦重純厚國之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有山甫之姿故太尉劉寵忠實守固悃愊剛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春秋之義以貴治賤遠間親小加大引在六逆陛階增則堂高輔位重則上尊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洪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

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
高選但當察其眞僞以加黜陟近者每以辟召
不愼切責三公乃並以書疏小文一介之技超
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猒莫
之敢言臣願陛下聽納忠言忍而絶之側身踊
躍思惟萬機以答天望以導嘉應聖朝旣自約
厲以身率人左右近臣亦宜戮力從化人自抑
損天道虧滿鬼神福謙久高不危常滿不溢羣
公之福諸侯凌主之戒不可不察也臣邕愚戅

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臣安敢漏所問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

封事

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霹靂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



設論

釋誨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

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慠然而笑曰若公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晢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寗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自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於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瓦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邱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轂、天天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慠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

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灾、隆隱天之高、拆絙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泜泜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綖、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獫狁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

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簑笠竝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守門子暬御之族天隆其祜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寗狂淫振蕩乃亂其

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騖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九河盈溢非一凷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

宙宙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燬熸何
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
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
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
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
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己羣車
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
在賤而不恥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
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而與

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祇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修業思眞棄此焉知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德於

衡軛。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騂驪。羿子享士於善圃。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於是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月令問答

問者曰予何爲著月令說也予幼讀記以爲月令體大經同不宜與記書雜録並行而記家記之又略及前儒特爲章句者皆用其意傳非其本旨又不知月令徵驗布在諸經周官左傳實與禮記通他議橫生紛紛久矣光和元年余被謗章罹重罪徙朔方内有獫狁敵衝之釁外有寇虜鋒鏑之艱危險凛凛死亡無日過被學者聞家就而考之亦自有所覺悟庶幾頗得事情

而訖未有注記著於文字也、懼顛蹶隕墜、無以
示後、同於朽腐、竊誠思之書有陰陽升降。天文
歷數。事物制度可假以爲本。敦辭託說。審求歷
象。其要者莫大於月令。故遂於憂怖之中、晝夜
密勿、昧死成之旁貫五註、參互群書、至及國家
律令制度遂定歷數、盡天地三光之情、辭繁多
而蔓衍非所謂理約而達也道長日短危殆兢
惕取其心盡而已故不能復加刪省蓋所以探
賾辨物、庶幾多識前言往行之流、苟便學者以

爲可覽則余死而不朽也、

問者曰、子說月令多類周官左傳、假無周官左傳、月令爲無說乎、曰、夫根柢植則枝葉必相從也。月令與周官、並爲時王政令之記。異文而同體。官名百職。皆周官解。月令甲子。沈子所謂似春秋也。若夫太昊蓐收勾芒祝融之屬。左傳造義立說生名者同。是以用之。

問者曰既用古文、於歷數乃不用三統、用四分、何也、曰、月令所用、參諸歷象、非一家之事、傳之

於世不曉，學者宜以當時所施行，夫密近者，三統已疎濶癈弛，故不用也、

問者曰，既不用三統，以驚蟄爲孟春，春中雨水爲二月節，皆三統法也，獨用之何，曰，孟春月令曰，蟄蟲始震，在正月也。中春始雨水，則雨水二月也。以其合故用之。

問者曰，歷云小暑，季夏節也，而今文見於五月何也，曰，今不以歷節言，據時始暑而記也，歷於大雪小雪大寒小寒皆去十五日，然則小暑當

去大暑十五日，不得及四十五日，不以節言，據時暑也，

問者曰，中春令不用犧牲，以圭璧更皮幣，不犧牲，何也，曰，是月獻羔以太牢祀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得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癘，當禱祈用犧牲者，是用之，助生養，傳祈以幣代牲章，因於高禖之事，乃造說曰，更者，刻木代牲，如廟有祧，更此說自欺極矣，經典傳記。無刻木代牲之說。蓋書有轉誤。三豕渡河

之類也。

問者曰、中冬令曰奄尹、申宮令、謹門閭、今曰門闈、何也、曰、閹尹者內官也、主宮室、出入宮中宮中之門曰闈、閹尹之職也、閭里門非閹尹所主。知當作闈也、

問者曰、令曰七騶咸駕、今曰六騶、何也、曰、本官職者莫正於周官。周官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故知六騶。左氏傳晉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無言七者、知當為六也

問者曰令以中秋築城郭、於經傳爲非其時、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定、營室也、九月十月之交、西南方中、故傳曰小昏正而栽築、卽營室也、昏正者昏中也、栽築者、栽木而始築也、今文在前月、不合於經傳也、

問者曰、子說三難、皆以日行爲本、古論周官禮記說、以爲但逐惡而已、獨安所取之、曰、取之於月令而已。四時通等。而夏無難文。由日行也。春行少陰。秋行少陽。冬行太陰。陰陽背使。不於其

類。故冬春難以助陽。秋難以達陰。至夏節太陽行太陰。自得其類。無所扶助。獨不難取之於是也。

問者曰、反令每行一時轉三旬、以應行三月政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謂孟夏也、草木蚤枯、中夏也、國乃有恐、季夏也、今總合爲一事、不分別施之於三月何也、曰說者見其三旬、不得傳注而爲之說、有所滯礙、不得通矣、孟秋反令行冬令、則草木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即分爲三

事後乃大水在誰後也城郭爲獨自壞非水所爲也季冬令曰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民多蠱疾命之曰逆節分爲三事行季冬令爲不感災異但命之曰逆也知不得斷絶分應一月也其類皆如此令之所述畧舉其尤者也

問春食麥羊夏食菽雞秋食麻犬冬食黍豕之屬但以爲時味之宜不合於五行月令服食器械之制皆順五行者也說所食獨不以五行不已畧乎曰蓋亦思之矣凡十二辰之禽五時所

食者必家人所畜丑牛未羊戌犬酉雞亥豕而
已其餘龍虎以下非食也春木王木勝土土王
四季四季之禽牛屬季夏犬屬季秋故未羊可
以爲春食也夏火王火勝金故酉雞可以爲夏
食也季夏土王土勝水故食豕而食牛土五行
之尊者牛五畜之大者四行之牲無足以配土
德者故以牛爲季夏食也秋金王金勝木寅虎
非可食者犬豕而無角虎屬也故以犬爲秋食
也冬水王水勝火當食馬而禮不以馬爲牲故

以其類而食豕也。然則麥爲木。菽爲金。麻爲火
黍爲水。各配其牲爲食也。雖有此說。而米鹽精
粹。不合於易卦。所爲之禽。及洪範傳五事之畜
近似卜筮之術。故予畧之不以爲章句。聊以應
問。見有說而已。

問記曰、三老五更、子獨曰五叟、周禮曰、八十一
御妻、今曰御妾、何也、曰字誤也、叟長老之稱、其
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遂以爲更、嫂字女旁叟、
字從叟、今皆以爲更矣、立字法者。不以形聲。何

得以爲字。以嫂瘦推之。知是更爲叟也。妻者齊也。惟一適人稱妻。其餘皆妾。位最在下。是以不得言妻云也。

連珠

廣連珠

臣聞目瞤耳鳴。近夫小戒也。狐鳴犬嘷。家人小妖也。猶忌愼動作。封鎭書符。以防其禍。是故天地示異。災變橫起。則人主恒恐懼而修政。

道爲知者設。馬爲御者良。賢爲聖者用。辨爲知者通。

頌

東巡頌有序

竊見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宗祀明堂，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光武，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神明屢應，休徵乃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

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翿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輿服而東巡。按藝文及

古文苑、俱稱班固作、而舊刻中郎集亦載是篇、姑兩存之、

南巡頌

惟漢再受命、系葉十一、協景和、則天經、郊高宗、光六幽、通神明、既禘祖於西都、又將祫於南庭、是時聖上運天官之法駕、建日月之旂旌、舊集不載此篇、而藝文云蔡邕作、姑并存之、

胡廣黃瓊頌

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臣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

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
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進仍踐其位
赫赫三事七佩其紱奕奕四牡沃若六轡玄職
龍章其文其蔚黍曜乾台窮寵極貴功加八荒
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京兆樊惠渠頌

洪範八政一曰食周禮九職一曰農有生之本
於是乎出貨殖財用於是乎在九土上沃爲大
田多稴然而地有埆堉川有墊下溉灌之便行

趍不至明哲君子創業農事因高卑之宜驅自行之勢以盡水利而富國饒人自古有焉若夫西門起鄴鄭國行秦李兵在蜀信臣治穰皆此道也陽陵縣東其地衍隩土氣辛螫嘉穀不植草萊焦枯而涇水長流溉灌維首編戶齊氓庸力不供牧人之吏謀不假給蓋常興役猶不克成光和五年京兆尹樊君諱陵字德雲勤恤人隱悉心政事苟有可以惠斯人者無聞而不行焉遂諮之郡吏申於政府僉以爲因其所利之

事者不可已者也乃命方畧大吏麴遂令伍瓊揣度計慮揆程經用以事上聞副在三府司農遂取財於豪富借力於黎元樹柱累石委薪積土基跂工堅體勢強壯折湍流欵曠陂會之於新渠䟽水門通窬瀆灑之於畎畞清流浸潤泥潦浮游昔日鹵田化爲甘壤粳黍稼穡之所入不可勝筭農民熈怡悅豫相與謳談疆畔斐然成章謂之樊惠渠云其歌曰

我有長流莫或遏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田疇

斥鹵莫修莫鶖饑饉囦悴莫恤莫恩乃有樊君
作人父母立我畝甽黃潦膏凝多稼茂止惠乃
無疆如何勿喜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
既富且盈爲酒爲醲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
且甯

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

大顥爲政建時春陽我君勤止戾茲小黃濟濟
羣吏攝齊升堂乃訓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
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輕有辜小罪放死

從生亖化洽矣黔首用甯惟以作頌式昭德聲

考城縣頌

畯畯亖路北至考城勸兹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遐成率爾苗民愼不敢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

祖德頌 有序

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於成王太平乃洽祥瑞畢降夫豈后德熈隆漸浸之所通也是

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保之。非特王道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亦其有焉。昔我烈祖、暨于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瑞、兔擾馴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我童蒙孤稚所克任哉、乃為頌曰、

穆穆我祖、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蒞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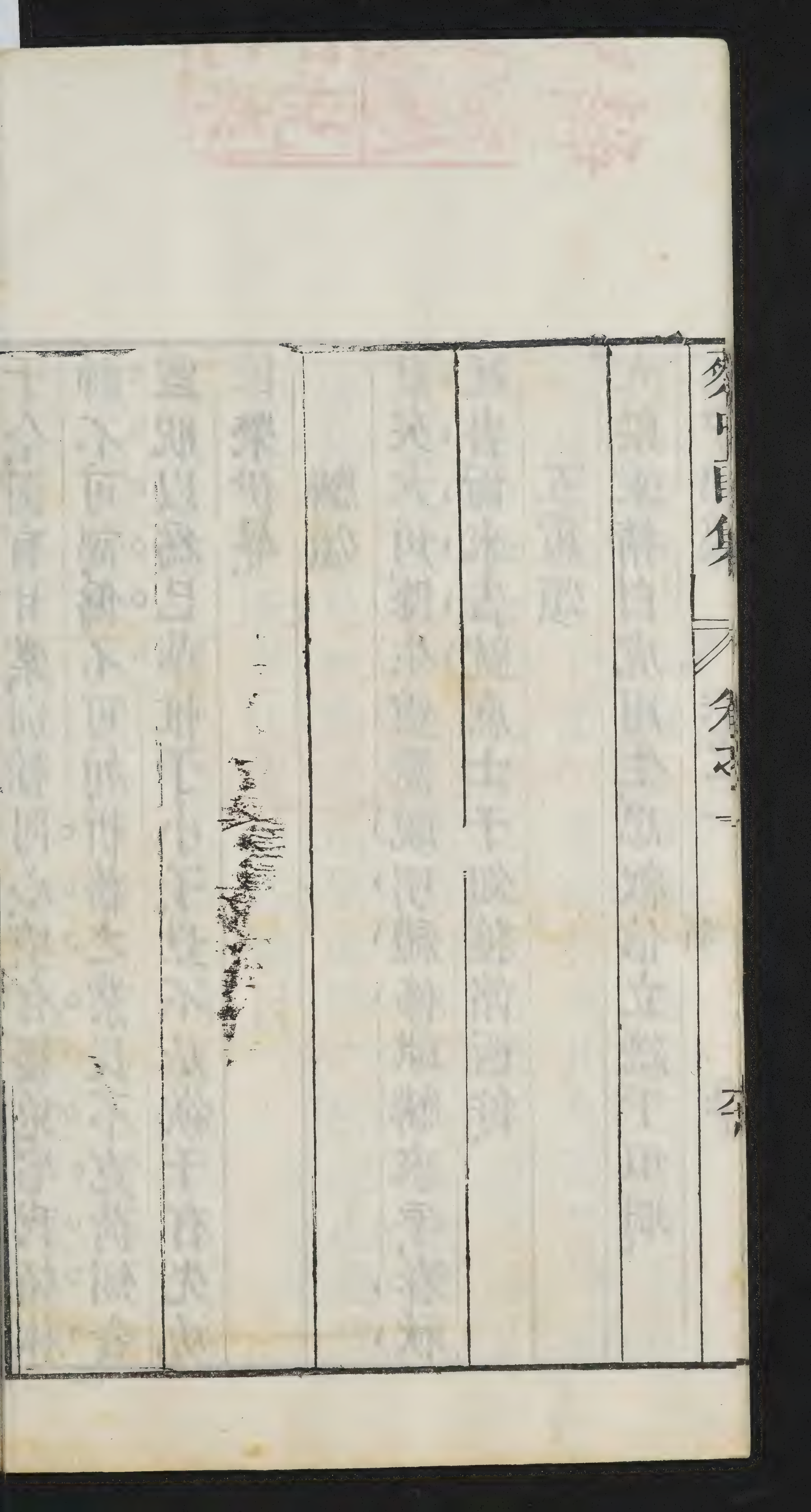
于令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栢林、
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
靈貺以爲巳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
匪榮伊辱、

麟頌

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
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

五靈頌

大梁秉精、白虎用生、思叡信立、繞于垣坰、



贊

太尉陳公贊

公在百里、有西產之惠、賜命方伯、分陜餘慶、餘慶伊何、兆民其觀、少者是懷、老者是安、綱紀文王、文王用平、東督京輦、京輦用淸、乃登三事、三事攸甯、契稷之佐、其于堯庭、今則由古、於穆誕成、

焦君贊

猗歟焦君、常比玄墨、衡門之下、棲遲偃息、泌之

洋洋樂以忘食、鶴鳴九臯、音亮帝側、廼徵廼用
將受袞職、昊天不弔、賢人遘慝、不遺一老、屏此
四國、如何穹蒼、不照斯域、惜哉朝廷、喪茲舊德
恨茲學士、將何法則、

琴贊

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其德眞、淸和自然、澡以
春雪、澹若洞泉、溫乎其仁、玉潤外鮮、

蔡中郎集卷一終

